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
第五十五回 一封書琴心通綠綺 百尺樓黑夜盜紅綃

且說章秋谷立在船頭，見程小姐將腰帶拴好兩邊，正要跨出窗櫺，急叫貢春樹上去接他。那曉得貢春樹上了茶几，兩足發起抖來，再也跨不上去，急得秋谷連連頓足，埋怨他為甚這般無用。春樹正在心慌之際，回過頭來要與秋谷說話，不提防腳下軟了一軟，一個鷓子翻身，早撲通的跌了一交。幸而秋谷立在旁邊，眼明手快，一把將他扶住，好的是船頭闊大，沒有跌在河中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秋谷眼見樓上的程小姐全身探出，坐在窗櫺上邊，兩手緊緊的拉着腰帶，卻是戰戰兢兢的看著下邊不敢放手。你想一個未出閨門的少女，那裡有這般大膽？看了一會，終久不敢下來，要想船上有人上前去接。秋谷見了這般光景，著急非常；回頭看春樹時，跌了一交，還在那裡叫痛；遠遠的又聽見搖櫓之聲，想是有船來了，秋谷更加著急。這個時候，顧不得什麼嫌疑，把春樹推過一邊，飛身而上，立在椅子上面，恰恰的夠近樓窗，不由分說，竟把程小姐抱在懷中，輕輕的下了椅子，一躍而下。急忙將程小姐放在船頭，招手叫春樹過來，替他解下了腰間的縐紗腰帶，叫春樹趕緊將他扶進船艙。早聽得後面欸乃之聲漸來漸近，秋谷急了，手忙腳亂的把兩張椅子一齊掇了下來，又把程小姐弔下來的腰帶打個結兒，用力往一丟，恰好仍舊的丟進樓窗去了。

秋谷見事情已經停當，回圍一看，除了上面的兩扇樓窗之外，沒有什麼形跡可尋。後邊早來了一隻小船，船梢上有兩人搖櫓，正在秋谷大船旁邊掠過。那小船上的人，見大船上這個時候還有人在船頭張望，又有茶几、椅子排在船頭，不免有些詫異。但是他們搖船度日的人，那有工夫來管你這般閒事？擦肩的搖過去了，把個章秋谷嚇了一身冷汗出來。暗想今天真是□分僥倖，後先之際，只爭一刻兒的工夫，幾乎被那小船撞破。弄出事來，被程老頭兒告到當官，說是奸拐了他的女兒，還當了得！一面心中盤算，便也移步進艙。只見貢春樹和程小姐兩人手對手兒坐在旁邊榻上。程小姐雲鬢不整，玉體橫斜，珠淚半含，蛾眉深鎖。春樹也眼圈兒紅紅的，眼中含著淚痕，正在那裡噙噙嗒嗒的不知講些什麼。見了秋谷進來，男女二人一齊立起；程小姐免不得有些慚愧的樣兒，眉黛低顰，紅潮上頰，若前若卻，脈脈含情。

春樹不待秋谷開口，指著秋谷向程小姐說道：「這便是章家伯伯，你我的事情不污他出力幫扶，那有今日這般團聚？真是我們的一個大大的恩人，你快些過去行個禮兒，謝謝他一片熱腸，一腔熱血。」程小姐聽了春樹這般說話，那當時感激心緒也不曉得從何說起，感激到極處便又流下淚來，不等春樹說完，早花飛柳舞的一般朝著秋谷行下禮去。春樹立在一旁，想著這樣良朋如今難得，若不是他這般出力，這件事兒怎得收場？白白的送了程小姐的性命。想到此處，不因不由的也推金山倒玉柱的跪在一旁。男女二人一齊拜倒在地，忙得個章秋谷還禮不迭。急忙把春樹一把拉住，又把程小姐扶了起來，不覺哈哈大笑。章秋谷這一會兒的得意，差不多就是洞房花燭見了個絕代佳人，金榜題名卻又是傳臚第一，任是什麼事兒，也趕不上他那一番得意。

當下秋谷笑向春樹道：「這點事兒算得什麼，也要行起禮來？我雖然費了一片心機，卻成就了你們的兩樁好事，總算不枉我姓章的和你們出力一場。但是還有一句話兒，你卻也要自家裁度：你是娶過正室的人，將來把這位小姐同到家中，能否相安無事？再者，你過了三年五載，保不定要秋風團扇，棄舊憐新，那時豈不是依舊誤了他的終身，卻叫他如何結局？這些事情，雖是不干我事，卻不是不替他慮到這層；況且今天這樣一來，將來這位小姐自然是無家可歸的了，你又不得不格外體貼他些。你道我這層說話如何？」程小姐在旁聽了秋谷的說話，覺得句句入情入理，沒有一個字兒不是打人心脾，並且還替他慮日後的仇離，將來的結局，如今世上那有這般精細的好人？又聽他說到自己日後無家可歸的一層說話，不覺牽動傷心，忍不住淚流滿面，嗚咽起來。又聽春樹向他說道：「你的說話雖已虛得不差，但我卻斷斷不是這般人物，你只顧放心就是了。若萬一將來有甚差池，憑你怎生理論，你可信得過麼？」秋谷聽了方才微笑點頭。程小姐此時感激秋谷直到二□四分，因又走近前來，向秋谷行了一個全禮。秋谷不及提防，攙扶不迭，忙叫春樹扶他起來。

程小姐起來，低低的叫了一聲「伯伯」。秋谷請他坐在旁邊榻上，自和春樹也坐下來，商議以後怎生安置。

程小姐此刻方才抬起頭來，偷轉秋波，暗回粉頭，細細的偷看秋谷。見秋谷坐在燈下，面如冠玉，奕奕有光；目若朗星，英英露爽；長身玉立，猿臂蜂腰；氣概昂藏，丰神俊美。真個是素腰壓沈，粉面欺何；春留荀令之香，夜抱鄴侯之骨。和貢春樹坐在一處，覺得章秋谷光芒外露，華采照人，兩人比並，還是章秋谷較勝些兒。程小姐不覺吃了一驚，暗想春間初見春樹的時候，覺得他豐調過人；現在見了秋谷這般儀表，和春樹兩邊比較，春樹不免遜了一籌，不信世界中間竟有這般人物！

「程小姐看了一會，不覺粉面微紅。這邊章秋谷坐在一旁，也在那裡仔仔細細的評量姿態，只見他敘繹香肩，半欹雲髻；長眉掩鬢，笑靨承顰；春融卻月之姿，紅上春風之面，真是宜嗔宜喜，如玉如花。

秋谷也看得呆了一會，方才開口向春樹道：「現在事情已經辦妥，此刻卻就要和你商量善後的事宜。這個地方也不是久居之地，我想你只好把他送回家內，然後再到蘇州。我在客棧裡頭暫住幾天，等你回來，一同再到上海。你想我這個主意如何？」春樹聽了，便問程小姐打算怎樣。程小姐低低答道：「我是個沒有主意的人，況且既已……」程小姐說到此際，面上不由的起了一陣紅雲，頓了一頓，接下去說道：「自然和你一同回去，依著章家伯伯的說話罷了。」貢春樹問明了程小姐的口風，便道：「你的主意甚好，一準明天動身回去便了。」

秋谷道：「但是還有一件事情，我們大家計較。程小姐雖然走了出來，那程老頭兒失了女兒，怎肯輕輕罷手？自然要報官追捕，招貼尋人。我們這個船家又不是我們一黨，他明天起來見忽然多了一個女人，定要心中疑忌；那時不得不把真話和他說明，一時露了風聲，知道他心跡是好是壞？萬一他說出口來，被人曉得，我們那裡耽得起個拐逃的罪名？據我想來，我們明人不做暗事，索性等到明天親自到他家內，見了第頭兒和他一一說明。到了這個時候，一則如今木已成舟，二則恐怕風聲傳播，免不得忍氣吞聲，衛顧自家，你道如何？」春樹聽了，連忙搖手道：「這個不好，那裡有拐了他家的人口私逃還自己上門承認的道理？倘被他翻轉面來，吃在你的身上，要交還他的女兒，或者竟和你打起官司來，如何了得？」秋谷笑道：「你終是見理不明，所以這樣膽小，我卻料定這件事兒起不出什麼風波。你只顧放心，不要替人著急。若我沒有這樣口才，那裡敢去自家承認？難道我是不怕王法的麼？」春樹聽了，不好攔陰，心上終是覺得不甚妥當，但也只好由他。

秋谷見時候不早，便立起身來道：「今天我到外艙安息，讓你們說說話兒，天明了再打主意。」春樹一把拉住道：「怎麼還要這般客氣，避的是什麼嫌疑，難道我們還有這些過節不成？」秋谷一定不肯，道：「大凡男女嫌疑，到了無可如何之際，自然也只好從權。現在還不是從權的時候。」說著，回身向著外艙便走。春樹苦苦的拉住，程小姐也說道：「伯伯是我們的救命恩人，何必要避什麼嫌疑？這個樣兒叫我們心上如何過意得去？」秋谷還不肯依。後來春樹急了，賭神發咒起來，秋谷方才依了，暫時和春樹同在一牀睡下。春樹的牀便讓與程小姐睡了。三人辛苦了一夜，和衣略睡，一入睡鄉。

直睡到明天□一點鐘，還是秋谷先醒，還有些睡眼模糊，見窗縫內日光射入，知道遲了，連忙喚了春樹幾聲。程小姐先自驚醒，急急的坐了起來。春樹也自醒了，一同起來。外面船家聽得秋谷起身，舀了兩盆臉水走進艙來。見多了一個少年女子，不覺呆了一呆，卻又不敢多問，只是站在一旁，做嘴做臉的做出許多怪相。秋谷卻正顏厲色的把船家喚近前來，約略把這件事情和他說了幾句，又向箱子內取出一封洋錢，約有二□餘塊，一齊賞了船家，叫他不許外邊漏泄。船家得了這注意外橫財，不勝之喜，連連的答應幾聲，接了洋錢又謝了幾句退了出去。

秋谷也起身上岸，又叫貢春樹也上岸去置辦些婦女服用的東西，自己卻逕向程家去了。春樹攔他不住，眼睜睜的看他敲門進去，心上鶻鶻突突的懷著一肚子鬼胎，只得上去買了些鏡子梳具、胭脂洋粉等零件送上船來，看著程小姐對鏡梳頭，等候章秋谷的信息不提。

再說章秋谷上得岸來，走到醬園隔壁，認準了門戶，輕輕的把門敲了兩下。早聽得呀的一聲，兩扇門開了一扇，門內有人道：「是什麼人敲門？」秋谷不及答應，一腳跨進門來，剛剛和門內的人打個照面。秋谷停住腳步，舉目看時，只見開門的是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子，拱肩縮頸，曲背彎腰，面皮起了皺紋，鬚髮已經花白，那形狀甚是可笑，卻滿面帶著怒容，還有些氣喘吁吁的樣子。秋谷看了心中暗想：這個老頭兒神色這般呆滯，一定就是程小姐的父親，便開口問道：「這位老先生就是程幼翁麼？」

原來程幼勛今天早起不見了女兒，氣得他暴跳如雷，大罵不止。待要報官追捉，又怕壞了自家一世的名聲。嚷鬧了一回，沒有法想。此刻正在家中納悶，忽聽見外面敲門，叫了幾聲小大姐，沒人答應，賭氣立起身來自家出去把門開了。見章秋谷撞將進來，開口第一句就問他的名字，又見他衣裳楚楚，相貌堂堂，卻也不敢怠慢，忍著怒氣，請秋谷進堂坐下，方才說道：「這位老兄尊姓，有何貴幹，打聽小弟的賤名？」秋谷聽了，立起來把手一拱道：「原來就是程老先生，兄弟不知，多多得罪。」說著隨又通了自己的名姓，大家坐下。

程幼勛便問秋谷：「有甚事情降臨寒舍？」秋谷微笑答道：「府上可有走失的內眷麼？」這一句話把個程幼勛說得好像當心打了一拳，面上的神色登時一紅一白的不定起來，硬著頭皮回道：「你這話兒來得奇怪，我們這裡好好的世代清門，那裡有什麼人走失，你這個人可是有些痰氣的麼？」口內這般說著，心中卻暗想：「這個人來得蹊蹺，我家中出了這件事兒，並沒別人曉得，怎麼他突然開口就問這樣的話兒？」又聽得秋谷笑道：「我是好意前來報信，怎麼你竟出口傷人？既是沒有這件事兒也就是了。依我看來，勸你不必這般遮掩，和我說了真話，或者有些消息也未可知。」正是：

瘦損香桃之骨，小玉多情；荒唐割臂之盟，□郎薄倖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但聽下回分解。